20140911 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思（逐字稿，簡校版）

大乘之機當門正見
志滯偏空意念小乘
偏真慧眼側門窺看
雖契佛慈悲
未入佛正慧

各位，學佛我們要用開闊的心胸，要用心接受佛教法。我們若用「大乘心」隨佛受教，我們的見解方向就沒有偏差，所以能「當門正見」。若是「志滯偏空，意念小乘」，修行若只是為自己修行，這種意志，就是狹小的意志。心門沒打開，只有自己，就是欠缺眼界開闊，沒有看見更寬、更闊的境界。所以不要只停滯在小小的心，那就會停於偏空，意念都在小乘中。同樣的時間，我們應該將心開闊，將愛自己的心，同時也愛大家。愛大家的心自然就回向在我們自己，那心胸就開闊了。「偏真慧眼」，其實，我們用兩隻眼睛來看，不是比較開闊嗎？我們若是用一眼看，多數都是那門很窄，用二眼看不清楚，他就用一眼看。這樣看得清楚，其實我們用二眼看不是較寬闊嗎，就是因門狹小，就只好閉一眼，靠得很近用這樣來凝視，用這樣窺看，用側面來看，或者是很小的縫，這樣來看。我們怎不用二隻眼睛開闊來看。不知大家是否瞭解這樣的形容，二眼我們就是福慧，一眼可看福、一眼可看慧。福慧平齊，這境界就能夠很開闊。我們若閉一眼來看東西，這樣就有差了。

「雖契佛慈悲，未入佛正慧」，佛陀的慈悲，不是只向外度眾生，他是心心念念，不只是一生一世來人間，他是曠劫無邊際來人間。心是從過去、現在，一直到無量的未來，這是佛的慈悲與智慧。我們既然要學佛，必定要學這樣，不要等待時間空過，不要等到我們年邁時。不過到了年邁、老了，我們也不要失志。老，只要我們精進，也不輸年輕人。<信解品>裡都是與老邁有關，表示過去時間空過。表示過去佛陀所說的教法，我們沒完全接受，我們只是偏小來接受。佛陀的《阿含時》，我們所接受的，就就是很膚淺的因緣果報，沒有真正深入這因緣果報，是很深很微妙的道理，沒有去推廣到佛陀無始以來那念慈悲正慧。佛陀已經在<序品>，在文殊、彌勒，那時的對答中，我們就應該能體會到。佛陀是曠劫，無始劫以來，為眾生。生生世世用很長的時間，累積因，累積緣。他能累積很多的因，「因」就是要自修，要說我們自己。要恆久的時間，發大乘心，永遠沒退轉，這是自己本身，叫做因。若是「緣」，就是要生生世世投入人群中，為人群付

出，以人群大眾為念。所以他一定要不斷修行，成就自己，不斷在人群中付出，造福他人。時間不是短，時間是在長遠時以來。這種從時間、空間，「自修的因，付出的緣」，這種的因緣果報生生世世，他的「依、正」二報，就是做人群的典範。再者，不論是在任何環境中，就是利益人群。所以說因緣果報，這是多麼微細，多麼奧妙！但我們卻只用「偏」，知道「苦集滅道」。這個道就是偏執一邊，斷煩惱、不攀緣，這就是執在「假有」中。瞭解這人間就是「假名相」，他瞭解了，所以他要斷了一切「假名相」這種的煩惱。聽佛講《方等》、《般若》，瞭解了，一切會合離開就是「空」呀！他瞭解了，有人斷空，有人斷有。所以用這種「偏空」在修，就是「片段」在修行，所以這都是「偏真慧眼」，就是偏離了，沒有完全瞭解。

你要知道空的道理，沒有錯。這種「真諦」本來「無體、無形」就是空。但是我們如果執著這樣，空中有妙有。就像我們在地球上，每天是怎樣的二十四小時在運轉？在四季的裡面，現在是秋天。現在早上出門的時候，外面已經慢慢「日夜對分了」，現在五點多出來時，抬頭看天，天還沒亮。才開始遠遠的東方才開始，那曙光一層一層；橘子色的光才出來。「秋分，日夜對分」，那是多麼微妙，如果在夏天，一樣五點多出來了，已經看到太陽在海面上了，太陽已經浮出來了。這一年的時間，不知覺中，到底在這宇宙間的星球裡面，它的輪轉，就是在我們不知覺中。那個妙有，天體、空間的妙有呀！時間雖然無聲無息過去，卻有它的定律在，分秒的定律就是沒有偏差。你看它是空，你看它不到，但我們感覺分秒這樣在過。你沒有辦法去注意，到底是如何過，這就是在「妙有」，也是在「真空」，若光是執在空，沒去體會奧妙輪轉的道理，這叫做「偏」。

就像佛陀他說很多法，過去我們都沒有想到，在佛經中用種種譬喻、言教，讓我們體會人間的法。在你不知覺中，體會之後，開啟了我們的智慧。不只是智識，還是智慧。所以我們必定要用「福慧眼」，雙眼來看天下，用雙眼福慧來體會道理。所以我們不要只「偏真慧眼」，不要只要看有，「假有」；不要只是看「空」，就是完全是空。應該在假有中，他有假合的形象。但這假合的相，分析到最後，當然是空。若在空的裡面，你用心體會就有妙有呀！我們一個人活著的時候，就有很多讓我們身體無法體會到的。母親生下我們的時候，還記得嗎？母親生下我們時為什麼哭？那時候的感覺，原本在母親懷胎中，十個月到了，時間到了，我們生下來那剎那間，在哭的時候，人人都一樣。同樣都是生的那時候，我們不知道，忘記了！那個時候，才是真正的苦呀！「怎樣苦呢？痛徹骨髓的苦」。全身赤裸裸，在母親

懷胎時，是一團的赤肉。當時間一到，就是這樣生出來，全身赤裸裸的肉，接觸到空氣，全身完全是刺痛，痛徹骨髓，所以刺激你哭，哭出來！是因為那時候不堪忍，全身非常的痛。

這樣從幼小慢慢長大，到底真的是一暝大一吋嘛？嬰仔、嬰仔乖乖睡，一暝大一吋。是晚上在長大嗎？我們也不知道？到底我們的身體是什麼時候一直長大？從幼到少年、青年的時候，問我們自己，什麼時候身體有變化，問自己看看，也不知道。都是在不知覺中，這是不是很奧妙的空。因為我們不瞭解，所以我們什麼時候都空空的，因為沒有瞭解。但在這不瞭解中，這假合的相，在不知覺的改變，嬰孩的相、幼童的相、少年的相。同樣的一個人，卻有不同的相。自己再想，一個人就有不同假合的形體。在這種不知覺中，「不知覺就是空幻」。在這不知覺的空幻中，它就有「假相變遷」。現在是怎樣老呢？最希望青春永駐，世間有青春永駐嗎？這也是假名，假的名字。祝你青春永駐，這樣的祝福我們，我們真的就有辦法嗎？除非，就在那時候就「結束了」，這樣就「永駐了」。其實這樣就是「滅去了」，再繼續下去，就是老的時候，這都是假名相。如張三、李四，我們都是人，只是不一樣的名字，所以是不一樣的人。「人」是一樣，為什麼說「不一樣的人」？因為你有你的名字、他有他的名字，這樣就叫做「不同人」。自己真實的本體，我們在眾生中叫做「人類」，同樣都叫「人」。但到了「名相的分別」就都不同，不同人，不同人就不同名。不只是不同人、不同名、也不同體。你是你、我是我，我們都有自己個體的人。所以如果要用心體會，道理實在是很深、很闊，我們每件事情都應該要用心、細心好好思考，我們這個人生的來龍去脈，到底是怎樣來？

佛陀就是一直要跟大家說，我們怎麼來！所以「四諦、十二緣」，這個緣是十二種來人間。這道理也是要很微細來分析，分析到從人，一念無明生三細開始。一念動起來，就變成名色，名色就六入這樣一直來。從你還沒有投胎以前，佛陀就開始跟我們說，「萬般帶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。」這業識一動，那就是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.....」，就這樣一直去了。佛陀的智慧，連現在的醫學，也都還無法分析到這樣。但是佛法可以這樣跟我們分析，所以「佛陀的正慧」。我們更要瞭解，不要用偏真慧眼，不要用一隻眼睛，我們要用雙眼。就像我們有兩隻腳、兩隻手，兩隻手做事情很俐落、方便；兩隻腳走路很健康，走路很方便，這是一樣的道理。天生、自然的人體，讓我們這樣適用，我們也有天生自然的真如本性。佛陀就是要啟發我們真如本性，讓我們福慧雙修，所以必定要用福、

慧來看人生。雖然我們「契佛慈悲」，已經瞭解佛陀心是慈悲，我們更要去體會佛陀的智慧，這個智慧我們真的要很用心，去細細思考，好好思量。所以「雖契佛慈悲，未入佛正慧」，這樣就很可惜。前面那段文說：

經文：「遙見其父踞師子床，寶几承足，諸婆羅門，剎利居士，皆恭敬圍繞。」

那位貧窮子，一直靠近來了，靠近到父親的房子，甚至也靠近門邊了。在那個地方，他已經看到，看到父親坐著的椅子，很大、很闊、很莊嚴。「師子床」就是「師子座」，就是「大張的椅子」。不只是這樣，連桌子、墊腳的、疊腳的地方，全部都是這樣的莊嚴，無不都是寶器。尤其是周圍還是很多人伺候，在旁邊有婆羅門，有高貴的種族；還有剎帝利，有人間的人王、大臣；還有虔誠學佛的人，因學佛人人平等，都恭敬圍繞在周圍，這是那位貧窮子在門邊所看到的。下面接著說：

經文：「以真珠瓔珞，價值千萬，莊嚴其身。吏民僮僕，手執白拂，侍立左右。」

經文簡釋：
「以真珠瓔珞」：喻經教大小乘，戒法如線串珠成網。以一切種智，法音方便，陀羅尼：稱總持門，總一切法，持一切善。能使一切善增長不滅；令使一切惡除滅不生。

「以真珠瓔珞」，這是在譬喻「經教大小乘戒法」，就像線在穿珠。珠就要用線串連起來，這樣叫做「珠聯」，這個珠才不會散掉。這是在譬喻，粒粒就是「寶珠」，「真珠瓔珞」粒粒都是寶。所以他就用線串起來，這表示「譬喻佛陀的教法」，法法都是寶。不管是大、小乘法，就是應我們的根機來說法，投我們的根機來教育，所以全部都是寶，我們一定要將粒粒的寶珠，要好好串連。不只是教我們瞭解「世間」、「出世間」的道理，最重要還教我們要「戒、定、慧」。這個法粒粒都是寶，這樣串起來「就像網」。就像珠將其串連起來，結起來就像網。捕魚的網、種種的網，都是這樣一條一條線，將它連結起來，這樣粒粒都是寶。「真珠瓔珞」串連起來，也譬喻是「一切種智」，用「一切種智，法音方便」，佛陀他是用他的智慧，一切種智就是佛智，佛智經過了他對眾生根機分析之後，他就適應根機說法，所以「法音方便」。在《阿含》那個時候，就是方便法，適應眾生根機的方便法。

這個方便法是叫做什麼？「陀羅尼」。陀羅尼就是稱為「總持門」，佛陀從方便法（開始），講方便法就是《阿含》的時代，開始他就給我們一個方向，「總一切法，持一切善」。他先讓我們瞭解，因緣果報觀。讓我們很清楚「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」，這就做「陀羅尼」，這叫做總持。總持一切善，眾善奉行、諸惡莫作，所以能使一切善增長不滅。總持一切的善法，能使一切善法不斷的增長，讓我們發心，發廣大心，為人間付出，日日增長，這分「慈悲的愛念」越來越增長，這是總一切善，有增無減。又能「再令使一切惡，除滅不生」，這叫做總持門。總持門我們在佛經常常看到，就是陀羅尼。陀羅尼翻譯成中文，意義就是「總持」。總持一切法，持一切善。總一切法，持一切善，意思就是說，不管是《阿含》、《方等》、《般若》，或是《法華》甚至《華嚴》，這些法我們都完全可以體會，可以瞭解，這叫做總一切法，這些法都體會瞭解、信解，就可以持一切善。發大心、立大願，為人群去付出，我們能「持戒無漏」，戒定慧無漏，自然就沒有惡，在我們善法中產生出來，這是總持門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價值千萬，莊嚴其身」；喻所修無量功德，得無漏清淨之戒定慧。價值無量，以莊嚴法報身。

「價值千萬，莊嚴其身」，所看到的這位長者，不只室內環境很莊嚴，每一樣都是寶，用的東西都是珠寶瓔珞。這些珠寶瓔珞不只是莊嚴室內，這位父親長者，全身「價值千萬，莊嚴其身」，看起來非常富又貴的型態。這就是譬喻，「所修無量功德」，所修的功德很多。當然是很多，佛陀是無始劫以來，這樣長時間的修行，佛陀入人群中，生生世世在人群中，應眾生所需要，無不都是在付出，這樣就是「功德」。「內修外行」會合，長久的時間累積起來，就是「修無量功德，得無漏清淨之戒定慧」。修行這麼久，所以「戒定慧堅持」，所以他的「本性」，佛陀的真如本性，永遠就是明朗。大圓鏡智與天體合一，「覺海遼闊」，永遠就是這麼「開闊」，永遠就是這麼明朗。是因為所修來的無量功德，那念心是這樣清淨明朗，「價值無量」。譬喻用他的德行來莊嚴他的身，所以「莊嚴法報身」。

＊「始從初住，終至妙覺極果，智聚方圓；由智契理，報得此身，故云：莊嚴法報身。」

什麼是莊嚴法報身？那就是「始從初住」，從初發心那時開始發大心，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開始了。「始從初住」，當然解釋起來「（時間）很長」，從他初發心那時候開始，那念心的境界開始，「終至妙覺極果」，這心都沒有變。常常說，「我一輩子只有一樣，自己很歡喜，從發心一直到現在，心都沒有變過，這就是堅定的一念心。」這種始從初住，就是初發心那個時候，常常跟大家說，「發心如初，成佛有餘」。這念初住的心，開始發心，就在我們內心中。但我們凡夫心就是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，我們發一念心，住在我們心，卻是不用多久就會變。因為這樣，我們雖然過去也曾與佛同世，受佛的教育。我相信人人都是與佛有緣過，就是發心住，但卻變了，「異滅」，法在我們的內心變異、遷變了。「從善變惡，從真如變煩惱」，因為這樣這個法在我們內心就滅掉。這就是我們凡夫，有生住異滅的心。如果我們可以「發心永遠堅定，住在初發心」，這樣自然我們在受法，把法收入我們的心，我們就可以一路依照法來走，這樣就可以到「妙覺極果」。就是覺悟的時刻，跟佛陀一樣，心與佛與天體合一，這就是極妙的果報，妙覺極果。所以「智聚方圓」，這個智，智慧就這樣凝聚起來。不管「方」是十方界，「圓」就是圓融。由這個智契理，因為智可以遍十方界，對道理就可以很圓融。所以「由智契理，報得此身」，此身是什麼身？就是「莊嚴法報身」。這個法很豐富，在佛的身上。就像在那個舍宅的長者，貧窮子所看進來，是這麼的莊嚴，這是法報身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吏民僮僕」；喻佛方便波羅蜜，內與實智同，外與機緣契，如吏民僮僕，有奉侍之職責。

所以「吏民僮僕」譬喻佛用「方便波羅蜜，內與實智同，外與機緣契。如吏民僮僕，有奉侍之職責。」這是佛陀的方便波羅蜜，波羅蜜就是「度彼岸」，用種種的方法，要如何讓眾生去除煩惱，到達清淨的彼岸，這就是波羅蜜。波羅蜜有「六波羅蜜」、有「十波羅蜜」，六波羅蜜是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」，這是六波羅蜜，若十波羅蜜就再加上「慈、悲、喜、捨」，這樣成為十波羅蜜。如果可以這樣十波羅蜜緣聚，就可以從此岸到彼岸。這是佛陀開始用種種方便法，應我們根機可以接受的方法去除煩惱，增長智慧。這必定要內與實智同，就是要自己內修。然後外要契因緣，與緣相契，這是佛的內心，他有很豐富的智慧，向外有很豐富的緣。所以他有這樣的智慧，跟眾生有這樣的緣，才可以「機緣相契」。無緣的人說話半句就多了，有緣句句都是法，若無緣的句句都是煩惱。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修行，結好緣！就是這樣，「內修外行，內修真實智，外行就是要應根

機來契機」。這是佛陀的智慧、莊嚴來度眾生，如「吏民僮僕，有奉侍之職責」。有很多人願意追隨，願意這樣付出，人人都有這樣的責任，這就是緣。就像現在志工菩薩去付出，無所求的付出。這三輪體空，付出無所求還要說感恩，大家這會這樣甘願做，這是我們的責任。責任要承擔做到完，這就是我們真的是很用心負責任在做事情。這是與佛法有緣，接受著佛法，很甘願歡喜去付出，這就是機緣內修外行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手執白拂」；白拂：拂是拂塵，喻無漏方便智之用。右譬空智，拂去無明煩惱障。左譬假智，拂除假名相塵沙惑業障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手執白拂」，白拂就是古早擦不到東西，用竹子綁布，這樣撢一撢，沙塵擦一擦就乾淨了，這叫做拂。「拂就是拂塵」，把髒東西撢一撢，髒的東西就不見了。「譬喻無漏方便智之用」，我們用戒定慧，這個方法來修行，時時去除我們的煩惱，把心勤拂拭，常常撢一撢，常常擦一擦，我們的心可以很清淨。所以「右譬喻空智，能去無明煩惱」。若是「左譬假智」，將他去除了「假名相的塵沙煩惱」。這就是「左、右」，一邊去除無明煩惱，就是執空。一邊去除假名相的塵沙煩惱障礙，我們如果可以「福慧雙具」，三無漏學用在我們日常生活中，自然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塵沙煩惱就去除無障礙，

「侍立左右」；以此二智：空智及假智，為方便，故言侍立左右。又喻如來實智、權智二智圓滿之意。

所以「侍立左右」，就像智慧一樣，兩邊都有，這是譬喻「二智，空智及假智」。「空」瞭解空的道理，那就是「真空」；「假」就是瞭解一切假合名相，全都瞭解這二種的智慧。用這樣來修行每項都瞭解，這叫做侍立左右，這樣在修行。又譬喻如來「實智、權智」，權智跟實智，「權實二智並用，這樣就是圓滿的意思」。佛陀在人間，就是用他的智慧，用他的「真實智與方便智」會合起來。譬喻左右，譬喻我們兩隻手，譬喻我們兩隻腳、譬喻我們兩隻眼睛，我們都可以應用自如。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，佛的寶，佛的法寶，價值很多，真正的莊嚴。不要看到這些寶，只是遠遠看，其實原來他是富有的兒子，我們人人心中都有很莊嚴的性，人人都有這主人翁，那就是真如本性，人人都有，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呀！